国家级曲艺大师来聊城授课

参加听课的除全市的曲艺爱好者外,一些外省的也赶来学习

本报聊城11月18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魏金梅 王海云) 1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曲艺骨干培训班开班,这是今年开启曲艺培训后,厦门、绍兴培训后的第三站。讲课的全是国内知名的曲艺大师,除了聊城的曲艺爱好者外,不少外省的也赶来学习。

记者从培训班的课程表上看到,培训从18日至23日总计七天,每天分上午课和下午课,培训内容主要由曲艺理论、快板创作和表演、山东曲艺、相声等多项内容。24日培训结束,届时将颁发结业证书,24日晚,还会举行一场优秀学员展演。

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曲艺艺术中心主任曲华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一级演员、解放军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李立山,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快板书艺术委员会主任张志宽,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相声大辞典》作者高玉琮,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昌军,聊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助理曲保东等专家和领导出席本次培训班的开班仪式。

市文广新局局长助理曲保东致欢迎词,本次曲艺培训班来到了聊城,这对于聊城广大曲艺工作从业者和曲艺爱好者是件极为利好的事情,是进一步提高聊城市曲艺表演、创作水平,提升聊城曲艺在全国的影响力的良好契机。

中国曲协快板艺术委员会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立山说,中国文联志愿者协会举办了很多类型的培训,曲艺类目的培训已经举办了两期,第一期是在福建厦门、第二期是在浙江绍兴,聊城是第三站。

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曲艺艺术中心主任曲华江介绍,曲艺来源于民间、成熟于民间,民间有众多的曲艺工作者,但因各种条件限制,曲艺工作者表演能力、创作水平参差不齐,为此举办短期集中培训和讲座。他们举办了多种文化活动,如文艺支教、文艺培训包括摄影、美术、戏剧培训,今年新增了曲艺培训,另外还有文艺演出。

开班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现场写真

高唐失明学员 拄着拐杖来听课

18日,一位拄着拐杖来听课的学员备受瞩目。他叫高金明,今年40岁,患有遗传的视力障碍。但他从小吃曲艺这口饭,已经从事曲艺表演30多年。这次培训,他专程从高唐县琉璃寺镇的一个村子里赶来。

“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大鼓……我都能唱。”高金明随身带着河南坠子的演奏乐器,别人听课能记笔记,而他全凭脑子记忆,“从几岁开始学戏,就全靠耳朵。”儿时学艺,每天五点多起床练功,再长的段子都要记到脑子里。

高金明还记得自己刚开始到处演出时,每天跟着师傅到处唱专场,农村的红白喜事、店铺开业,都会请人去唱一台。“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电视,只有广播。演出时,能听到围观叫好的人很多;现在,虽然还有一些红白喜事、庆典找我去唱,但明显能听出人气远不如以前。”高金明感觉曲艺这口饭越来越难吃,请唱的少了、听唱的也少了,高金明禁不住感慨“老民族遗产这是要绝呀!”

“我发现过自己老是唱老唱段,没有新创作的东西,也想过自己创作下。”2008年,高金明尝试自编了一个吕剧小唱叫《高唐风光美》。“自己在创作方面有困难,没文化,编不好。”

高金明说,他自小跟着师傅学唱段,长大了跟着广播、电视学唱段,没有文化、不会创作,对怎么继续曲艺正有些迷茫。“正好有这次曲艺培训,老师好、课程好,借着这个机会系统学习一下曲艺理论,好好充实下自己从没系统化的曲艺知识。”

现场,三位曲艺专业毕业的姑娘也是从外地赶来参加培训学习,“现在是老师,还是从事曲艺这个行业。”

据了解,当天,100多名曲艺爱好者报名参加培训班,他们来自广西、辽宁等外省,也有部分来自省内的淄博、德州等地,还有聊城各地曲艺爱好者报名学习。

高金明在听课。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曲艺座谈会举行,曲艺大师们“华山论剑”

新形势下曲艺传承责任重大

本报记者 凌文秀

18日,在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曲艺骨干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各位曲艺大师还就曲艺的传承与发展展开座谈,纷纷表示,在新的形势下,曲艺传承责任重大,有责任尽心尽力。

谈渊源>> 临清、东平是曲艺重地

“中国有600多个曲艺项目,第一个曲艺项目叫‘成相’,就起源于山东。”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相声大辞典》作者高玉琮编写的新书《中国曲艺大辞典》已经到了第三年,他直言山东曲艺历史源远流长,临清和东平更是国内的曲艺重镇。

高玉琮介绍,成相是中国先秦民间说唱艺术,是迄今为止所知,国内最早的一项曲艺项目,而成相就起源于山东。山东曲艺历史深厚,在高玉琮看来,一个成语“余音绕梁”就很能证明这一点。“传说战国时期,一位叫韩娥的女子来到齐国,因为一路饥饿,断粮已好几日了,于是在齐国临淄城西南门卖唱求食。韩娥的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山东的临清和东平也是国家曲艺的重地。”临清更是南北曲艺荟萃的地方,南来的、北往的曲艺在临清汇聚,使得临清成为一个汇聚各类曲艺、融合各类曲艺的地方,临清也是山东快书的发源地之一。

“咱们国家有600多个曲艺项目,少数民族的就有238种。”高玉琮对此如数家珍,咱们国家非遗项目中有124项曲艺类目,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有两种。在很多人看来,手机、电脑、电视,新媒体和网络带来了多样的娱乐形式和手段,但现在还活跃着的曲艺项目有二三百种。如温州鼓词等一些曲艺依然生命力旺盛,只是并不为大多数国人熟知。

谈传承>> 大师收徒越来越谨慎

“整体来说,现在的曲艺确实弱了,但曲艺仍是一个受众面最广的表演形式。”新形势下,曲艺艺术家们对曲艺的传承深感责任重大,“我们都退休了,年龄也都65岁往上了。但总感觉有压力、有责任,高玉琮带着四个心脏搭桥来公益讲课,快70岁了还在编书,就是还想继续对这个行业尽一份力。”

现在的主流媒体上,除了小品、相声,很难看到其他曲艺表演。这样的现状也让老艺术家们深感传承的重要,但传承并不意味着有人求艺就收。

“过去拜师为学艺,现在拜师为得利。”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一级演员、解放军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李立山对现在一些浮躁的拜师、传承很有话说,现在一些曲艺表演者从大学或社会上动不动就收一批徒弟,但这算不算传承曲艺还得另说。

“收徒弟不难,难得是收一个人品好、聪明、执着曲艺的好徒弟。”李立山深感现如今的形式,远远找不到旧时代的师徒关系。“以前的师傅,要教艺、教做人、带择业,现在哪家师傅还能做到这些?”

在老艺术家们眼中,收徒是个慎重的决定,而他们面对不时来求学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以“小友”来结交,或许考察一两年,“小友”会成徒弟,但可能更多的只能一直是“小友”。

论承载媒体>> 艺术品不能用篇幅约束

“很多人感觉上个电视就是艺术家了,这种观点很不正常。”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快板书艺术委员会主任张志宽深感更多的高手依然在民间,主流媒体的表现方式不一定适合大部分曲艺表演形式,“一些大型的晚会要求相声不能超过8分钟、快板不能超过6分钟,艺术品怎么能用时间来约束?”

“一个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时间短了包袱怎么抖得完?”在老曲艺家们看来,“老虎,打死了”可能能说清一个节目,但包袱、笑料都没了,扼杀了作品精华。“曲艺的精品作品和表演,限制了时间怎么说得清?”

面对主流媒体妥协只能“肢解”,回首可能会有新生。老曲艺家们称,国内各地有很多曲艺小剧场,成为曲艺的新载体。“大家熟知的有郭德纲的德云社,但其实除了北京,在上海、成都等地都活跃着一些曲艺团体,专做小剧场曲艺表演。”张志宽介绍,上海的小剧场,特别能根据时事及时更新出新品,小剧场相声已经渐成相声主流。